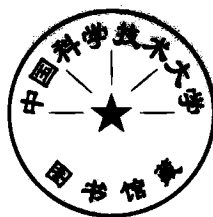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5 ·

哲學・宗教類

中國哲學思想
漢代學術史略
魏晉思想論
兩宋思想述評



趙紀彬著
顧頡剛著
劉大杰著
陳鐘凡著

上海書店

趙紀彬編著

中國哲學思想

自序

通俗的哲學書不容易寫，通俗的中國哲學書更不容易寫。就中國哲學來說，不引證原文，好像沒有實際的證據，駕空立說，不能取信於人；引證原文，不解釋不算通俗，引證而再加解釋，也爲篇幅所不許；實在覺得左右爲難。本書是採取折衷的方法，盡量少引原文，解釋也求其盡量簡要。

爲了節省篇幅，本書採取了三個變通辦法：其一，關於原文的出處和參考書籍，都隨文註明，沒有單獨開列；其二，關於先秦陰陽學派，沒有單獨敘述，只在思孟學派和兩漢經學兩節裏面，附帶說明它的來歷和影響；其三，關於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因爲牽涉範圍太廣，只在評述各家的場合，引證了他的言論，沒有專節闡明。

古今學派的淵源，書籍的真偽，章句的訓詁，並沒有十分一致的結論；本書都採用了比較普通的說法。偶有所見，也隨文屢入。因爲論述的範圍太廣，著者學識有限，錯誤自必很多，盼望讀者批評指教。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趙紀彬識於青島國立山東大學教授公舍。

中國哲學思想目次

自序

序論

(一) 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階段

(二) 中國哲學思想的三個特徵

(三) 中國哲學思想的研究方法

第一篇 古代哲學思想

第一章 古代哲學思想的起源和派別

第一節 殷周之際古代哲學思想的萌芽

第二節 春秋的哲學思想和諸子哲學的起源

第三節 古代哲學思想的派別和成就

第二章 春秋戰國之際的孔墨哲學思想

第一節 孔墨學派對立的社會根據

第二節 孔墨哲學思想的體系對比

第三章 戰國諸子的哲學思想

第一節 戰國社會和諸子思想

六六

第二節 思孟學派的哲學思想

六六

第三節 老莊的道家哲學

六八

第四節 名家的哲學思想

七四

第四章 古代哲學思想的三個總結

第一節 墨經作者對於古代哲學思想的總結

八五

第二節 荀子對於古代哲學思想的總結

八五

第三節 韓非對於古代哲學思想的總結

九四

第二篇 中古哲學思想

一〇五

第五章 兩漢的經學和魏晉的玄學

一〇五

第一節 兩漢的經學思想和經今古文學之爭

一〇五

第二節 從桓譚到王充的異端哲學思想

一一一

第三節 魏晉的玄學和反玄學思想

一二〇

第六章 六朝隋唐的佛學和反佛思想

一二六

第一節 六朝隋唐的佛教發展和佛教思想

一二六

第二節 六朝的反佛思想和范縝的神滅論

一三一

第三節 唐代的反佛思想和無神論哲學

一三八

第七章 宋明道學的派別和思想

一四六

第一節 宋代道學的成因和派別

一四六

第二節 南宋理學心學的對立

一四九

第三節 永嘉學派和永康學派的哲學思想

一五二

第四節 陽明學派的哲學思想

一五七

第五節 陽明學派的分裂和左派心學

一六〇

第三篇 近代哲學思想

一六六

第八章 明清之際的反道學思想

一六六

第一節 反道學思潮的時代背景

一六六

第二節 王船山的哲學思想

一六九

第三節 黃宗羲的哲學思想……………一七三

第四節 顏習齋的哲學思想……………一七八

第五節 顧亭林的哲學思想……………一八三

第九章 清代漢學家的哲學思想……………一八七

第一節 戴東原的哲學思想……………一八七

第二節 漢學批評家章學誠的哲學思想……………一九二

第三節 阮元的哲學思想……………一九七

第十章 晚清經今古文學的對峙及其哲學思想……………二〇三

第一節 從宋漢學之爭到經今文學派的興起……………二〇三

第二節 經今文學家康有爲和譚嗣同的哲學思想……………二〇七

第三節 經古文學家章太炎的哲學思想……………二一三

中國哲學思想

序論

（一）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階段

「哲學思想」，雖然是目下常見的合成名詞，但是，依照嚴格的說法，它們的涵義並不完全相同。例如：如果一個人是哲學家，他就一定也是思想家；但是，一個思想家，却不一定是哲學家。這是因為：思想的範圍很廣，其中有屬於哲學的思想，也有不屬於哲學的思想。我們所研究的對象，就是屬於哲學方面的思想。

「哲學的思想」，是抽象的思想。因為是抽象的思想，就不免有點玄妙。如果用抽象的方法來講，恐怕要弄到「玄之又玄」的地步，使人更不容易理解。爲了理解的方便，我們採取了歷史的敘述方法。

哲學的思想在中國，有着長期的發展歷史。最普通的說法，從春秋末葉的孔子和墨子兩個著名的學派算起，到晚清民初的章太炎爲止，已有兩千四百多年的歲月。對於整個的發展過程，我們按照社會進化的順序，分成左列幾個階段：

第一，古代階段。從春秋末葉，到秦始皇統一。所有先秦諸子百家之學，如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道家的哲學思想，都在這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裏面，我們特別指出了古代哲學思想的三個總結：其一，荀子從儒家觀點結束了先秦諸子的思想；其二，「墨經」作者從墨家觀點作了總結；其三，韓非從法家觀點作了總結。在這三個總結裏面，以韓非為最後。從孔子到韓非，就社會的進化說，是古代社會的成熟；就思想的發展說，是由「禮」到「法」的轉化；二者恰相照應。另一方面，韓非從「法」的觀點強調了「絕對王權」，也恰巧替秦漢以降的中古思想敲開了門戶。

第二，中古階段。從漢初到明末。所有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南北朝、隋、唐的佛學，宋、明的道學，都在這個階段。從經學、玄學到佛學，是哲學思想向宗教轉化的過程；從佛學到道學，則是從露骨的宗教發展到煩瑣哲學；這是中古社會正宗思想的正規發展途徑。但是，隨着正宗哲學的發展，就出現了異端思想：在兩漢儒家正宗時代，出現了以道家自命的王充；在魏、晉玄學盛行的時代，出現了以儒家自命的傅玄、楊泉；在南北朝佛教正宗的時代，出現了反佛的范缜；在隋、唐佛教神學正宗時代，出現了呂才、柳宗元與劉禹錫；在兩宋道學發展的時代，出現了永嘉學派的葉水心和永康學派的陳龍川。所有這些異端思想，在中古時代都是一門冷落、受盡摧殘；而在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近代哲學思想的源

泉。

第三、近代階段。從明末到民初。這是中國社會開始從中古向近代進化的時代，一般社會進化史所說的原始蓄積時代，相當於這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裏面，西洋的實證科學開始輸入，反對異族統治的民族革命運動也達於極點；所以哲學思想就顯示了近代化的曙光。例如：顧炎武考證學上的歸納法，黃宗羲「明儒學案」裏的客觀精神，王船山的「無其器則無其道」之說，以及顏習齋的極端經論體系，都具有着近代啓蒙主義的特點。自此以降，例如：戴東原的反道學系統，章實齋的漢學批判，阮元總結漢學的比較歸納方法，以及風靡一世的宋、漢學之爭，公羊學派的崛起，從龔定庵到譚嗣同的浪漫主義，都預示着中古制度的潰決。尤其章太炎將古文經學和排滿革命觀點結爲一體，因而導出的唯物論和無神論思想，頗爲名貴，他在古文經學的客觀精神之下，承認「說經者所以存古」，並非爲了實用；這種議論，更是在無意之中，說明了中古的經學時代，已經終結。

（二）中國哲學思想的三個特徵

像我們前面所說，中國的哲學思想，在古代、中古和近代的階段上，所表現的情形，根本上和世界哲學思想的發展，並沒有多大的差別。不過，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歐美及印度比

較起來，也仍有獨立的特徵；並且也以這些特徵爲標幟，在世界哲學思想上，表現着自己的個性。爲了對於中國的哲學思想求得具體的理解，我們應該對於這些特徵，依次加以分析：

（1）賢人作風

哲學的思想和其他的思想之所以不同，就在於哲學有自己的問題。這些問題就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宇宙的根源，認識的性質、方法和界限等等的研究。這在西洋，從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德模克里特起，就形成了哲學上的中心問題。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雖然注意到政治、倫理問題，而主要的研究，則仍在哲學方面。至於近世，從斯賓諾莎、萊布尼茲到康德和黑格爾，尤其是這樣。而中國的哲學家，則對於真正的哲學問題，大都沒有明白的表示意見；反而對於一般的人生修養，尤其政治和倫理問題，特別發生興趣。中西兩相比較，如果說西洋的哲學家富有「智者氣象」，則中國的哲學家就富有「賢人作風」。

這種賢人作風，在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上，始終處於支配的地位。例如：儒家所講的不出乎所謂「君子之道」；宋儒的「格物致知」，本來是認識論上的命題，說到最後，也是「正」、「誠」、「修」、「齊」、「治」、「平」的手段。前期墨家的主要著作，如「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等篇，所論也都是社會人生問

題。此外，如魏晉、隋唐的佛老思想，也在追求人生的「解脫」，所有這些，都和西洋「智者」所追求的純粹知識，大不相同。

古代末期的「墨經」作者和荀子、東漢初葉的王充，在宇宙觀、認識論和邏輯學方面，誠然都有相當的成就。有着相對的「智者氣象」；惠施所代表的「合同異」學派和公孫龍所代表的「離堅白」學派，在邏輯學方面，也的確有它的貢獻。但是，這在中國哲學思想上，是非常突出的現象；並且也正因為突出，才在「賢人作風」的支配之下，被中古的正宗思想所排斥，只作為一條暗流，藉異端的傳承，保持其一門冷落的存續；直到近代啓蒙的清代子學復興時代，才逐漸脫離了絕學的危機。

（2）先王觀念

賢人作風的理想境界，使哲學家變成了處世理論的說教者。從處世的要求出發，中國哲學家的「君子之道」，又在「先王觀念」裏面，找到了「君子」的模型和理想的「盛世」。於是，在中國的哲學思想上，從古代到近代，所謂「法先王」一語，就成了各個是非相反的思想派所共同遵守的思想路線。例如：在「論語」裏面，我們可以看見孔子一面讚美堯、舜、文、武，一面歎息春秋的禮壞樂崩；在「墨子」裏面，我們又可以看見墨子的「三表法」，首重「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以先王時代為「兼君」「兼士」的理想世界，對於春秋以

降，則作爲「別君」「別士」的衰亂時代，而加以苛刻的批判。「韓非子」「顯學篇」所謂「孔、墨俱道堯、舜，而取舍相反（不同）」，確是一件值得注意的現象。

此外 在孟子那裏，所謂「先王之道」是「仁政」的別名，而以自己的時代爲「世衰道微」的墮落時代，推其由來於「聖王歿」；「莊子」託言於「神農、黃帝」，「老子」寄懷於「小國寡民」，都是以先王之世爲自己的烏托邦。公孫龍說到了「古之明王」，也兩讚「至矣哉」。荀子雖然明言「法後王」，而實則仍以「古者聖人」爲「禮義之化」的代表。

在先秦諸子裏面，只有「墨經」作者所說：『自古在（察）之今，則堯不能治』，韓非

所說：『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是唯一的例外；其餘各派，都是以先王爲理想的化身。從秦、漢以降，整個的中古時代，所謂「先王」一詞，不僅是政治上的盛世，倫理上的模範，而且是立論的出發點，推理的大前提，衡量宇宙萬物的最高尺度。從這種「先王」觀念出發，在中國的哲學思想上，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歷史觀：黃金時代在上古。歷史的合理運動，是「狸貓倒上樹」的步法，眼看着古代，背向着將來，用倒退的步法向前轉進；主觀上是向上古迫近，客觀上則是和上古遠離，這是一種帶有滑稽意味的歷史哲學。

這種歷史觀，是古代和中古的哲學家所深信不疑的學說。直到近代，才發生動搖。例

如：譚嗣同曾說『古而可好，何必爲今之人哉』？中山先生也說『本總統可以創造一種新思想，推翻古人舊學說。』近世思想的開山學者的這些言論，無疑的是直接推翻了「以背前進」的歷史觀，間接否定了自古傳來的「先王觀念」。這一次的否定，比較「墨經」作者和韓非在古代末期所作的否定，有着更深刻的意義。

（3）經學態度

中國的哲學思想，從孔子起，就是一種「述而不作」的態度。這種態度，從秦、漢以降，就轉變成「經學態度」。所謂「經學態度」，就是哲學家不敢有自我作古的創造，所有自己的意見，都托始於聖人之言，所有著作，都採取了疏解聖經的形式。例如：漢代的經今古文學之爭，宋、明的理學心學之爭，明、清之際的道學反道學之爭，清代的宋學漢學之爭，清末的變法維新之爭等等，對立的雙方，儘管意見相反，而却都以孔、孟之言爲自己立論的根據。

這種對於聖經只敢解釋不敢研究，對於聖人只敢信仰不敢批評的「經學態度」，無疑的是從「祖述堯舜」的先王觀念派生而出。但是，從「先王觀念」產生了以背前進的歷史觀，從「經學態度」却產生了「以述爲作」的研究法。這種研究法，幾乎是中國哲學思想史上的思想方法論，我們必須予以注意。

綜上所述的賢人作風、先王觀念和經學態度，就是中國哲學思想的三大特徵。但是，這些特徵是怎樣形成的呢？我們也應當加以簡略的分析：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這些特徵都是從古代階段就已經形成的現象。因而這些特徵，首先就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殊性的直接產物。依照「哲學史從屬於社會史」的原則，我們應該進一步來探討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殊性，從這種社會的特殊性裏面，找出哲學思想的特徵所以形成的根據。

中國的古代社會，大體上是起於殷、周之際。就周初的社會而言，比起希臘的古代社會，至少有下列幾個特點：其一，在經濟上沒有「鐵」的發見，沒有完成土地私有；其二，在政治上沒有典型的自由人，沒有推翻氏族制度；其三，在思想上沒有私家學派、私家講學和私家著作。所有這些特點，使中國的古代社會，不能走典型的革命路線，而在貴族領導之下，走入了維新路線。

但是，從維新的觀點來看，新興貴族不認為自己是促進新社會的成立，而認為自己是挽救舊社會的危機。從這種危機觀念出發，就只能注意到政治問題和道德問題，自然的認識和哲學的思辨，當然沒有鑽研的餘暇。所以，在周初也就沒有產生一般古代社會的自然科學和哲學思想，而只有與危機觀念相連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

因為氏族制度依然存在，所以周初的政治思想，也就不得不「向先王看齊」（型儀先王）的崇拜祖先的政治理論；周初的先王，是「以德配天」的受命聖人，所以當時的倫理思想，一方面帶有宗教氣氛，另一方面也是推行先王政治的手段。

所有這些，都包含着賢人作風和先王觀念的萌芽。春秋末葉出現的前期儒家，在客觀上是維新貴族的延長，在主觀上又以承繼文王、周公自命，所以古代的哲學思想，一開始就發展了周初的維新意識，在其思想構成中，具備了賢人作風和先王觀念。

氏族制度到戰國末年才逐漸肅清，土地私有也到戰國末年才逐漸完成。「墨經」作者、荀子和韓非的思想，都是這時期的產物。但是，所謂戰國末年，同時也是古代社會的「第三世紀的危機」時代，接着就是秦、漢以降的中古社會。在中古社會裏面，所有氏族制度的遺留，都變相的復活，並且發展起來。因而不但賢人作風和先王觀念更加瀰漫，進一步又和思想統制的中古文化政策相連，產生了經學態度。

總之，所謂賢人作風和先王觀念，在古代階段是氏族意識的遺留；在中古階段是氏族遺留的變相發展；而中古階段所產生的經學態度，則又是從前二者裏面分泌出來的副產物。合此三者，形成中古正宗哲學思想的骨幹，所以它們始終是異端思想家所直接間接攻擊的目標。它們到了近代階段，逐漸動搖而消滅，也是必然的趨勢。